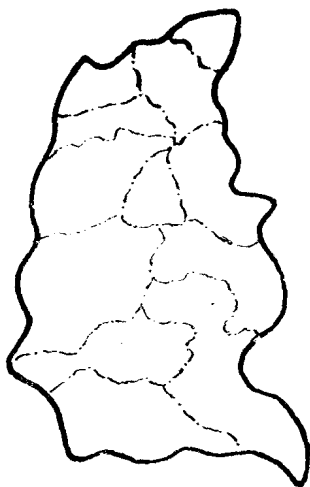


冀魯豫党史

资料选编

湖西地区专辑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魯豫组

湖西地区专辑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冀鲁豫组湖西小组

印刷单位：贵州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4年2月

目 录

党 史 研 究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西……………朱煜如 (1)
- 湖西“肃托事件”探源……………礼令闻 (11)
- 从华砀等县坚持地道战情况 看开展地道战的
重要意义……………主惠珍 主传谟 李正瑞 (39)
-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湖西地区……………揭子珩 (49)

回 忆 录

- 巨南县始末……………笛春亭 张为梓 张跃居 (65)
- 抗战初期苏鲁豫特委领导下的萧县中心县委
……………单劲之 郝长顺 黄志超 侯炳生 (78)
- 1948年上半年湖西地区的反“扫荡”斗争
……………玉林岗 李兆民 (90)
- 金西和金巨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张为梓 (93)
- 建立德化区抗日根据地的经过……………张跃居 (100)
- 金乡县反“扫荡”记事……………主惠珍 (104)
- 独三旅在淮海前线……………张一凡 (107)
- 湖西东大门之战
——勇拔魏楼“钉子”……………陈剑飞 (130)
- 以少胜多震惊敌胆的岳寨阻击战……………陈剑飞 (143)

一次漂亮的突围战

——大刘庄战斗回忆……………王有训(154)

桃花寺脱险记……………揭子珩(157)

碭北周寨一带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情况回忆

……………汪文彬(160)

湖西“肃托事件”对丰县我党工作的影响……………李兆民(166)

对蒋宏亮的统战工作情况……………汪文彬(170)

√ 湖西地区的新闻电讯工作……………单衍荣(174)

、徐州交警大队起义概况……………王维恭(182)

怀念和追忆

李贞乾传略……………李宗元(184)

忆家父和家母……………渠时路(204)

一个祖孙数代走在时代前列的杨氏家族……………孙育乾(211)

忆景沂三叔……………冯桐鼎(225)

回忆我的父亲郑金川……………郑瑞清(228)

赞扬村长李大娘……………张一凡(231)

青山不老 英名永存……………董正爱(245)

血泪家史……………刘景云(247)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西

朱煜如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湖西抗日根据地内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界抗日进步力量，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中共湖西地区党史文稿》在总结湖西地区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时，首先第一条就说：“湖西地区的抗战胜利，是湖西地区党组织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促进和发展国共两党以及全区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之间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战的结果。”确实是这样，抗战前，这里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积极反共，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地主和封建势力也极端仇视共产党；日寇侵占这个地区以后，由于我们的党组织积极而又正确的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统战工作付出了全党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胜利。这一地区的国共两党不再相互仇视，携手合作，地主资本家大多也都参加到抗日阵营中来了，形成了巨大的抗日力量，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在某些时候或在某些问题上，有不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地方，出现过某些偏差，使抗战工作受到一些损失。所以说湖西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有得

也有失，虽然失是严重的，但得是主要的。

在微山湖以西，陇海路以北的10多个县范围内，从日寇侵占这个地区以后，当地的中共党组织就在这里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个地方位于苏、鲁、豫、皖四省的结合部，又是陇海、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交叉的三角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徐州沦陷以后，在苏北的丰、沛县仍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在鲁西南除有一部分国民党地方武装外，封建势力相当强大。同时，原社会上的商界、教育界有一定影响的人士绝大部分仍留在该地，他们在日寇入侵、国民党军政机关向后方溃逃的情况下，处于彷徨无主的状态，极需引导其走上抗战救亡的道路。这样，要在这里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必须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爆发后，湖西地区沦陷以前，为迎接抗战形势，这里的中共党组织苏鲁豫皖特委就十分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如1937年7月下旬和11月召开的特委会议和特委扩大会议上，都研究和部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决定由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直接负责统战工作。这个时期统战工作的主要内容，一是参与了李宗仁领导的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的成立工作，郭子化同志任委员，当时任铜山工委书记的郭影秋同志任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中共单县县委书记李毅，以平津流亡学生身份，通过当时的县长乔琅亭，任单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秘书，县委领导动委会的工作，把全县的抗日动员工作推向了高潮；二是特委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使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参加各级动委会的工作。总动员委员会开办第五战区青年训练班，萧县、沛县、

单县都分别办了抗日救国训练班，有2500多青年参加，培养了大批青年抗日救亡的骨干力量，对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培养干部、组织抗日武装起着很大作用。成立各级群众救亡团体，如“青年救国团”、“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儿童救国团”等。到1937年年底，铜山、丰县、沛县、砀山、萧县、济宁、邹县、金乡、鱼台、单县、曹县等地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形成了热烈的抗日气氛。与此同时，湖西地区各县党组织大力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如单县农民抗日自卫团纷纷建立，在短期内发展到13个联队；单县动员委员会开办的青年训练班第三期，以青年救国会会员为基础，组建起了一支有六七十人的抗日游击队；在徐州失守后，单县县委动员农民抗日自卫团中觉悟较高的队员参加抗日武装，组成了抗日义勇队第八大队。金乡县的党组织，动员本县有枪的地主、富农和开明士绅拿出枪支，组成抗日武装力量。如开明人士李建清，在金南组织抗日自卫团，有数百人，后来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归金乡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

湖西地区沦陷以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除各级各救亡团体继续活动外，主要是对友党友军进行统战工作。抗战前，湖西的苏北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和他们地方武装，都是反共的，现在大敌当前和我们开展了统战工作，多能和我们保持友好的统战关系，我们的统战工作主要也是在这方面。1938年5月，丰、沛县相继沦陷后，丰县的董玉珏、黄体润和沛县的冯子固逃走，武装瓦解，我党派人帮助他们重新组织起武装，恢复了政权，他们很愿意和我们联合抗日。5月下旬，在中共徐西北区委领导下，召开了丰、

沛、萧、砀、鱼五县联防会议，成立了五县联防办事处，由冯子固任办事处主任，李贞乾任副主任，这是共产党、国民党组成的统一战线机构，也是武装联合机构。到了8月，由联合军事组织，进而有了联合军事行动。就是对丰县的汉奸王献臣部，以五县联防办事处名义，组织了“讨逆司令部”，并决定我党领导的抗日义勇队出兵三千人，国民党沛县武装派出一支队，国民党丰县常备队派出三个中队，共4000余人，组成讨逆联军，由李贞乾任司令，接着开始讨逆军事行动。在鱼台县，在我党的推动和影响下，开明士绅聂峨亭率众成立了“鱼台抗日自卫总团”。永城县的国民党县长鲁雨亭，在我党帮助下拉起了抗日游击队，直接编入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

抗战初期的鲁西南，在单县、金乡、曹县、鱼台等县，仍为国民党旧政权统治着，他们掌握着原来的县区武装，依靠当地地主豪绅势力，延续着旧的统治，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很难和他们讲抗日统一战线，但我们还对个别的如时锡九、常振山做了一些统战工作。

1938年年底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到达湖西地区，连续取得了许多战斗胜利，我军声威大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我们合作，靠拢我们，我们帮助他们将被敌伪打散的国民党地方部队集中起来，送还给他们，并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的部队迅速得到恢复和扩大；我们帮助砀山国民党县长窦雪岩恢复了政权。在此统战的大好形势下，1939年1月建立了苏鲁豫皖边区联防抗日后方司令部和丰、沛、单、鱼、砀五县联合抗日办事处；沛、铜伪军藉兴科部2000余人起义，单县时锡九率保安大队400人反正，改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

第三营，时锡九任营长。也有一些爱国之士纷纷参加我军，如鱼台的聂峨亭率鱼台自卫总团参加我军。

为了团结友党友军共同抗战，应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要求，我党曾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去国民党部队帮助他们训练部队。到沛县冯子固部胡子良团去的有朱煜如、赵前、王立然等同志，到吴品山部去的有张含广、葛步海等同志，到丰县黄体润部去的有王效斌、张西华等同志。这些同志在那里与国民党上级军官保持着统战关系，与战士同吃同住，扩大了我党影响，深得国民党官兵的拥护。单县国民党整理委员会负责人朱育才比较进步，通过他的协助，对单县保安大队长时锡九开展了教育争取工作，经过时锡九同意，我们派了一些同志（王存典等）到保安大队各中队去做抗日宣传教育工作。

为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我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救亡组织，如先后建立了苏鲁豫边区青教会、妇教会、农教会、工教会，还建立了边区和县的动员委员会，抗日自卫团等。这些群众抗日团体在短期内就有十七八万群众参加，在抗日战争中都曾起过重要作用。

在湖西专署和各县抗日县政府的政权和各级参议会中，都实行“三三制”，除共产党员外，有爱国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参加。如专区参议会有爱国民主人士杨汉章先生任副参议长，开明士绅、民主人士刘铭盘、王茂龄、苗宗藩、张天台、聂峨亭等先生任参议员；在专员公署内，教育界知名人士杨经元先生任文教科科长，聂峨亭先生任建设科科长，苗宗藩先生任司法科科长，刘铭盘先生任管理处处长，萧县推举抗日民

主人士彭笑千为县长；嘉祥县的抗日民主人士、开明地主贾明元先生任该县县长；金乡县抗日民主人士孙克远先生和魏香亭先生先后任县参议长，抗日民主人士秦丹亭任马庙区区长；单县辛羊区由国民党民主人士朱筱舫先生任区长，开明地主王道之任王寨区参议长。这样，就把更多的人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增强了抗日力量。

在湖西地区进行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既强调了要减租减息，以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同时又强调了要交租交息，以团结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通过减租减息，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抗日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对主动减租减息的开明地主，团结他们共同抗日。

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内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对湖西地区的教育和文化事业都起了重要作用。如1941年建立了湖西抗日中学，除共产党员刘尹斋、朱煜如任副校长外，湖西教育界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杨经元先生任校长；1944年建立了苏北抗日中学。与此同时，各县区还创办了小学。到1942年4月，湖西地区各县区有高级小学20余处，在校学生3800多人；有初级小学332处，在校学生6200多人；为加强对各小学的领导，在4~6个小学中建立一个中心小学；有200多在乡知识分子担任教员。入学人数占学龄儿童的12%，比抗战前增加了10倍多。在湖西各县还普遍举办冬学、夜校、识字班，发动成年农民上学，由小学教员和在乡知识分子担任教学，学习文化和抗战形势教育相结合，对提高根据地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成了抗日的骨干力量。此外，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了一批文

化人士。如当时任中共湖西地委统战部部长的郭影秋同志出面组织了一个“团结诗社”，邀请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参加，定期举行诗会，当场吟诗打对，以诗会友，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又如有湖西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和在湖西专署领导下的河南梆子剧团，对活跃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和宣传抗日，都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由于湖西地区团结文教界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在1941年6月鲁西行署召开的全行署文教工作会议上，受到了表扬。

由于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从1939年11月起，湖西地区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逐渐转向反共，制造磨擦。如国民党铜山保安团团长耿继勋袭击我驻千里井的铜北办事处，杀害办事处副主任阎树棠等同志多人；单县的国民党七路军刘则岭部将我单县抗日自卫团团长朱筱舫及其儿子朱德民（青救团负责人）杀害，并侵占我根据地20多个村庄；沛县国民党县长冯子固下令将五区区长李剑波（共产党员）撤职，并杀害朱恒新等多名我党干部；随后又密令杀害我在胡子良团工作的朱煜如等同志（后撤出，冯未得逞）；丰县的董玉珏、黄体润将我党派到他们部队工作的王效斌等同志排挤出来，并把丰县常备队不断向我根据地进逼。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给顽固派以坚决而又沉重的打击，某些统战关系暂时一度中断，合作暂告分裂。在湖西，我党的统战工作，对友党友军是主动团结，被迫分裂的。对每一个统战对象和每一个统战地区都是如此。对凡是

可以团结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的力量和地区，都尽一切力量积极主动地去团结，在被迫分裂之后，我们就贯彻执行“坚

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较进步的，就主动争取团结；对最顽固势力，给予坚决打击和孤立。为加强统战工作，重新开辟湖西统战工作局面，成立了统战工作团，继续对友军开展统战工作，如对丰县的董玉珏、黄体润部继续保持一定的联系；对单县一带的国民党第七路军团团结较为进步的常振山部，孤立打击反共最坚决的曹班亭部。这个时期同时继续做团结、争取开明地主、绅士、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大批力量参加抗日工作。

但是，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也曾出现过某些失误，使统战工作受到某些挫折和损失。

在抗战初期，受王明“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思想的影响，没有完全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我们和友军关系好时，派到友军去工作的同志给他们的任务只是帮助友军发展壮大，共同抗日，同时对统战对象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一味的求团结，对反动顽固而非抗战力量，没有能够“有理有利有节”的进行必要的斗争，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扩大我党影响，在部队基层建立我们的领导权。取消斗争的结果是“养虎遗患”，使党受到严重损失，例如冯子固部在日伪扫荡中被打垮，他找到我们要求归编，我们有些同志则认为，如果把他们编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是乘人之危，没有同意他们归编的要求，而是动员群众，向他们提供给养、弹药，帮助他们恢复部队。如果我们当时利用这一机会，改造这支部队，并取得某些领导权，就不至于在他羽毛丰满之后，反转过头来杀害和驱逐我们的同志，不致使抗日力量遭受损失。

再就是在我们的思想上认为凡是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都能够友好团结抗日，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某些人的反动的一面认识不足，因而缺乏警惕性，发生了“千里井惨案”和“辛羊区惨案”，有的地方，国民党顽固派向我们进攻了，杀害了我们的同志，但还坚持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友军不能打，打了就破坏了统一战线，使抗日力量受到了损失。还有我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上，一是抓得不紧，二是没充分注意抗日政权的领导权。如到1939年7月才建立了萧县、鱼台县抗日政权，在丰、沛、单县等地只建了一些区的抗日政权。在有些抗日政权中我们又没有充分掌握领导权。如1938年5月成立丰、沛、萧、砀、鱼五县联防办事处时，我们已经组织起了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我们的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已经有了较高的威信。但是，这个办事处主任由冯子固担任，李贞乾同志只任副主任。又如单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时，我们有的同志说共产党只抗日不当官，就选举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时锡九为县长，但他不上任，挂个空名，时锡九已经向我们进攻了，还不撤换他，等了他半年多。最后一点，在统一战线斗争策略上是有失误的。1940年上半年，湖西地区各县的国民党实力派日趋走向反动，不断向我进攻，制造事端，但程度有所不同。这时，鲁西南的朱世勤与石友三勾结向我进攻，与我统战关系完全破裂；铜北的耿继勋制造了“千里井惨案”；丰县的黄体润虽已向我挑衅，但和我们的统战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而且在其内部还有我党的工作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集中力量打击朱世勤，可以争取或中立苏北的国民党地方部队，而我们却首先发起便宜集战斗，先打了丰县常备队，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但顽固派抓住这一口实，乘机大肆宣传，扩大事态，加速了苏北顽军和鲁西南顽军反共步调的一致，使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处于被动局面。在农村的减租减息等民主运动中，个别地方也曾发生损害富裕中农、工商业者的利益和打击了开明地主，使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受到一定的影响。

实践证明，“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只有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统战方针才是完全正确的。在坚持独立自主的统战方针中，发展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只有自己的力量壮大了，在统一战线中，才能更有发言权，才能更好地争取到领导权。我们帮助友党友军工作时，只偏重于政治方面，在有机会有可能时，都不去争取掌握所在部队的领导权，结果一旦危机发生，我们便束手无策，我们的同志有的被杀害、有的被驱逐，大块根据地为他人所占有。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有些地方也是没有独立自主的取得领导权，失掉历史先机，结果使自己处于困难的境地。

湖西“肃托事件”探源

孔令闻

简单序语

1939年8月至11月间，在我党领导的湖西地区（即苏鲁豫边区）发生了震惊全党的“肃托事件”。在“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的名义下，使我们党的大批干部被强加“托匪”的罪名遭到迫害，其中有300多人被杀，600多人被捕，摧垮了我苏鲁豫区党委、湖边地委、鱼台县委、丰县县委、单县县委等党的领导机构，使整个湖西地区的大部分党政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闻讯赶赴湖西，采取断然措施，从根本上制止了“肃托”主持人王须仁、王宏鸣、白子明乱捕乱杀的罪恶活动，并作了应急处理和部署。罗荣桓离开湖西后，有关领导机关在处理这一案件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局限，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极其复杂的过程，致使湖西“肃托事件”成了我党历史上一个重大悬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郭影秋、郝中士、陈璞如等同志的支持下，四位在京的原湖西的干部，经数年时间，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写出了《湖西“肃托”始末》一文，理清了事件的全过程，提出了相应的结论性意见。1982年3月，郭影秋等九位同志联名致函山东省委，并送上《湖西“肃托”始

末》一稿，要求重新审查和解决这一重大历史悬案。1983年5月，山东省委经过研究，就这一历史悬案的几个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党中央同意山东省委的报告，1983年12月23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全党执行。明确了湖西“肃托事件”是一起重大冤假错案，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彻底平反。至此，这一重大历史悬案，最终得到了彻底解决。1992年7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湖西“肃托”始末》一书，公布了有关的主要材料。为了使本文与该书相衔接，特作如上简述。

一、一个严肃的命题——如何从科学的高度认识湖西“肃托事件”的历史教训

《湖西“肃托”始末》一书出版后，反映强烈，引起了不少议论。湖西的老同志大都认为，湖西“肃托事件”这个重大历史悬案，在数十年间，反反复复，一直没弄清楚，一直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许多人的心中，总是不能得到正确处理。这次所以能够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揭示事件的全过程和本来面貌，大胆地否定原来不正确的结论，提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决定的因素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了正确路线的指导，才有了全面进行调查研究和提出正确结论的前提。试想，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指引和保证，湖西“肃托事件”的本来面目能够揭示出来吗？有谁能够敢于从总体上否定已有的结论，提出新的正确结论呢？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有的同志试图这么做，也无法办成。因为不具备解决这一重